

春天,我再次回到塔下。

塔下村在南靖县书洋镇,从漳州市区走,一个半小时车程就到了。村子是一个张姓人家聚居的著名侨村,位于一个清流如带,绿树如烟,山环水绕的狭长的谷地里。两边的山坳上,满是梅树和梨花。

进了小村,迎接我们的是哗哗流淌着的溪水,快快活活一如当年那轻盈健朗的少女。水色清明澄碧,漫步其中,轻吁清纯如酿的空气,恍如置身桃源……有水就有灵性,空幽的山谷,不息的溪流,两岸村民傍水而居,相隔不过三十米,鸡犬相闻,家家户户享用着这源自大山里、密林中的甘泉所带来的清凉和洁净。有水就有桥,旧时是木桥,遇洪水则毁,而今溪上有十一座石拱桥,据说全是海外的游子资助建设的,这使得两岸人家衣带相连,亲密无间。小桥流水,土楼人家,阳光初升的清晨,村妇们提着木桶,挎着竹篮,到溪边洗衣洗菜,把鲜艳的色彩和此起彼伏的谈笑声一起揉进水里,水面一片银光,闪闪烁烁,将几只洁白的浮鹅迷得团团转转。

沿水而行,是一条洁净的石板路,也是华侨捐资修建的。“铺桥筑路”历来是中国人理念中的善举。塔下村多侨裔,散落世界各地,想来,为家乡筑一弯小桥,修一段平坦一些的路,该是这些漂泊的游子思念故土、回馈祖地最好的方式了。和其它地方恢弘粗犷的土楼相比,塔下的土楼则显得柔媚许多。这里最早的土楼福兴楼建于明代崇祯四年(1631年),以后又陆续建了四十来座,或方、或圆、或围裙形、或曲尺状,这些土楼依山呈S形摆布,形成了一处蔚为壮观的土楼群落。若把“S”连接起来,正好是一个神秘的太极,塔下村因此也叫太极塔下村。而在阴阳两个极点上,正好各建有一座圆形土楼,村里有几座土楼破败不堪,显然是经了大火的劫难,探究其因,原是1940年代,国共双方的基层势力相互厮杀,最终让无辜的房屋遭了灭顶之灾,只留下断壁残垣和油菜花、野蜂相伴,十分惋惜。

漫步塔下,看晴岚四野,溪声树色,满眼青山。楼前屋后铺就的鹅卵石小径,被先人们的足迹磨得圆润,细雨轻烟下,闪出柔和的光泽,沿凹凸滑亮的石阶而上,我们能细细触摸斑驳的大墙,穿行在错落老屋旁的幽幽小道上,恍若回到旧日的时空,让人久久发呆。

现在的塔下是名头甚多的景区,人们蜂拥而至,于是,这里生意火爆,红尘滚滚。二十年前或者更早,塔下不会这样吵闹和浮躁。

那时,我有一个好兄弟朝阳就住在这个村上。我去他家喝酒,总被他母亲亲手酿造的米酒醉倒。年少轻狂,村里有一个少女是我们共同暗恋的对象。女孩清冷如泉,叮叮当当的活泼常常让我们陶醉,可是,直到我们都离开了塔下,谁也没有说出彼此隐秘的心思,青葱往事无疾而终。

那时的村子,安谧如明清时期。青苔布满石阶,夏天的黄昏,夕光,明晃晃地照在半个村子上,高高的榛子树上,蝉近乎歇斯底里,风拂过竹林,田边屋后的花儿情不自禁地在舞蹈。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!

村头的几间大屋倒是完好无损。我几次去,都大门紧闭,屋子外倒是收拾得干净,长着苍老的积树和高高的仙人掌。透过门缝,可以看见里面的农具,久未打理的花草,甚至还有棺材。大屋的主人要么早已漂洋过海,要么风走云散,没有回来了。曾经满是欢笑的家和天伦之乐,都留在时光深处,谁知道谁会想起。而门楣上依旧红艳的春联,似乎在告诉人们,主人曾经回来过。

夜宿围裙楼,主人招待我们

乌石碑,清凉的滋味

文泉

二十五年,我发表一首题为“夏天,乌石碑的傍晚”的诗作,描绘乌石碑河流游泳场的盛况。今天,乌石碑河流泳池盛景依然。

——题记

就像一个老人在中国南海边划一个圈
六安村民的父辈们
在乌石碑溪流上划下一道线
筑成一个坝
竟创造一个神奇故事

从虎伯察原始森林奔腾而来的水
长期免费过境
终于羞愧
在这里大集合
汇聚成一方平整的泳池
成为一个清凉的礼物
献给小城世世代代的居民

从此,这里
就是一个避暑胜地
一个强身健体的运动场
一个放飞心情的乐园

的是自家养的土鸡,山上新采的薇菜和春笋,满桌是土土的飘着客家风味的农家菜,这些“绿色食品”在城里是很难享受到的,它的滋味绝不亚于星级酒店里的佳肴,而足以让人一醉的是这里农家自酿的糯米酒。用锡壶温热后的米酒,倒在碗里,一股浓香早已钻进鼻孔,再看,酒色澄黄如蜜,浓得发粘。“这酒全是用糯米酿的!”一旁忙乎的主人抬头微笑,那笑里透着自信和真诚。我们端碗豪饮,只消片刻,就有不胜酒力的友人连呼“好喝!好喝!就是后劲大足了!”饭后品茶,一杯香茗在手,心旷神怡。杯中的茶也是塔下村自产的铁观音,村后层层山岗满目茶园果树,一年四季,茶果飘香。

夜色渐浓,坐忘时光,可闻远处传来的二胡、扬琴伊伊呀呀的声音,若有若无,全是客家乡音民歌,土得掉渣却又如此亲切动人,滋润着我这个如今也客居城市的异乡人,奔波于烟尘中的人儿不禁双眸潮湿。等到月亮升上山坳,已可枕着涓涓的溪流声入睡,而一觉醒来,窗外早已是悦耳的鸟鸣声……

第二天,正是塔下“做春福”的热闹时节,村里到处是外出特地赶回来“做福”的人们,乡里乡亲,遇见了,总要聊上几句,然后相邀一起去祭拜城隍妈。晚上是互相串门,请客喝酒,直至“家家扶得醉人归”,到了十一点,夜空中突然燃起绚丽的烟花,映红彼此的脸庞,顿时,宁静的村庄一片沸腾,把“做福”活动推向高潮。据村里的老人介绍,这里每年的正月十五日,凡是新婚的人要置果品到德远堂闹花灯,寓添丁进财,每年要举行做春福、秋福、冬福的庆典,请“大班戏”到德远堂前演三五天,直至曲终人散,韵味无边。

张姓族群的家庙“德远堂”当属塔下一绝。家庙后面是一片眉月斜坡的草地,宛若天然地毯。草地连着一片葱郁的风水林,树林随着山峰向上延伸,直入云天,风吹林涛,气势磅礴。家庙前是一口半圆形池塘,塘中庙宇踪影,鱼儿自在。德远堂已有四百多年历史,2003年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,这座设计精致、古朴典雅的“二进建筑”,也留下许多民间艺人的杰作。其正面古式牌楼是彩色瓷片镶嵌的双龙戏珠,形象栩栩如生。殿内雕龙画凤,木石装饰富丽堂皇,构图精巧,形神兼备,别具风格。大殿横梁上雕刻着宋代朱熹的警世名言:“子孙虽愚,诗书不可不读;祖宗虽远,祭祀不可不诚。”池塘前边两侧石壁上耸立24支高过10米的石龙旗杆,杆杆浮雕蟠龙,腾云驾雾,甚为精美。旗杆上阴刻姓名、世次、功名、年代科次、官衔品级及立石龙旗杆的年代等文字。文官的石龙旗杆顶端饰物多雕毛笔笔锋,武官则雕坐狮,给人以静穆、荣耀的感觉,成为一道稀世的文化绝唱。

“世间善事忠和孝,无下良谋谏与耕”。流连在德远堂前,注目着这如“华表”般高耸的石龙旗,似乎依然可以听到庙堂里朗朗的读书声,而石龙旗是榜样,可以耀祖宗,是楷模,可以砥砺志气,是纪录,更是呼唤。今天,一千余人从小山村走出的大中生多达200多人,成了远近闻名的“博士村”“教授村”,足见其文风昌炽,人文鼎盛。

坐在村口青石上的老人今年已经一百多岁了。她的头发花白,凌乱如草,蓝布衫一定是很多年前的添置。此刻,她面目慈祥,目视着来来往来的背包客,平静如这谷底里的炊烟。村里人长寿延年,多可四世同堂。老人生活俭朴,常至耄耋之年依然可以耕土种菜,自给自足。平凡的生命大多坚韧刚硬,风吹雨打,都是老人的薄酒粗茶。夕霞满天,一代代人的背影缓缓远去。塔下,生生不息。

塔下,这个山明水秀的“世外桃源”,有水的温婉、山的硬朗,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韵,它其实也是盛世中一片乐土,一方福祉。世事变迁,无数双无形的手在改变着这里和那里。有时,我依然会痴痴地想,再过二十年,塔下依然是今天的模样,那该多好,一如那一直留在记忆中的少女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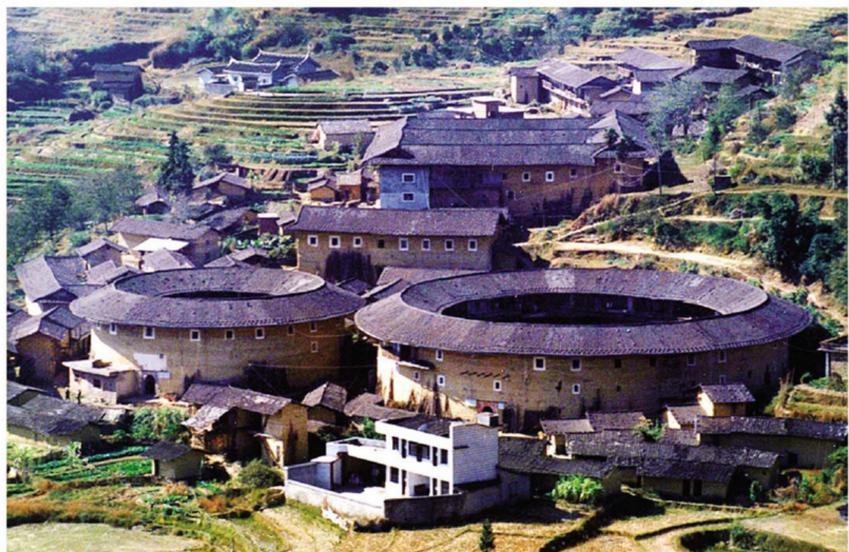
美目盼兮……

浪浪围困小城
以公平为名义
不分贫富 不分贵贱
试图把每一个人抓进蒸笼、烤箱

乌石碑
张开双臂
把一个人从蒸笼、烤箱里抢出来
接到这里 挽进清凉的胸怀

我是一只候鸟
总是在傍晚时分飞到这里
小城有成千上万只候鸟
从晨曦到夜幕落下
一阵接一阵到这里翔集

跃入水中
与清凉亲密接触
我们个个都变成一条鱼
失重般轻盈 自由自在地游逛
尽情品尝清凉的滋味
尽情享受快乐的时光



磑头村背头坪土楼群

磑头是一个村名,说到“磑”字,许多人难免纳闷,有的媒体念“际”,或将“磑”字简化为“石”旁加个“示”字,因电脑查不到“石示”字,于是电视屏幕上出现的这个字,比正常的字形稍肥大一些,仅有的几则“乡讯”也是相似,知情的人说“石示”字是两个字凑起来的。其实当地客家话发音为“寨”(zhài),查《南靖县志》可知,它的实际村名是磑(qì)头村,行政上属于梅林镇管辖。

名不正则言不顺,于是就有了这样“说文解字”的开头。

让我认识磑头的缘由是“看戏”,进而初识“土楼”,感悟“客家”。据史料记载,磑头村系客家人聚居地,生活着刘、董、苏、马等几个姓氏的“客籍人”。苏氏于清初由永定古竹迁人;董氏于明初由龙岩县东门老鸢村迁人;马氏于明初由永定西洋坪迁人;刘氏于明初永定县岭仔头迁人。这里不仅有我的老师,也有同学,还有祖籍磑头的同行,关系非常密切,缘分至深。

记得第一次去磑头,是为了看“木偶戏”。星期六上午放学时,一位家在外地的中学老师找到我,想邀我一同去磑头“家访”,还透露说有木偶戏看,让我激动的正是“看戏”,因为生活在“内山”,人们接受最多的,就是一些传统文化。父母认为,孩子与老师在一起是安全的,还特意给了一元钱和一斤粮票。我和老师是抄小路步行去的,从学校到下磑自然村,大约“两步”路左右(4公里)。

找到了先期回到“土楼人家”的老师,已是吃晚饭的时间。我饶有兴致地在圆楼里走了一圈,遇到“最可爱的人”就是小孩,他们见到外人也怕生,只要一个小孩叫“叔叔”,其他的一群小孩都跟着叫“叔叔”。因为我是学生,听得怪不好意思的,小孩家长见状说,喊“阿哥”就行了,可是我又觉得降低了“辈份”。

“锵锵锵……”只见土楼内搭的小戏台前,涌进许多村民,我只记得最后上演的一折歌仔戏是《一门三进士》。

数百名当地群众,兴趣盎然地观看着这台精彩的“木头戏”。小小的戏台上,在锣、鼓、钹、二胡、唢呐的伴奏下,台中的4位演员,在幕后忙而不乱地一拉一提,同时操纵着七八个木头人,摇头晃脑地边唱边舞,他们的手、口与木偶的动作配合默契,台上的“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”在演员们灵巧的手中栩栩如生。虽不是完全听懂,但有奇幻对白,观众亦看得如醉如痴,不时发出阵阵喝彩。戏终时唱到:“一门三进士,敬老须尊贤,富贵休忘本,为人莫欺心!”余音缭绕,全场感叹唏嘘后掌声雷动。

从土楼人家所选的剧目《一门三进士》和那雷鸣般的掌声,我们不难感受到客家人对读书仕进的执着追求,人们的掌声不只是对演出成功的褒奖,更多是对读书上进、教子有方的赞颂。客家人重视文化教育的程度,由此可见一斑。

客家人的好客传统,在我脑海里也烙下深刻印象。当你来到客家区域,不论什么时候,不管你走到哪

磑头情缘

◎何嵩 文/图

一家门坎,他们都会尊敬地称呼你“阿叔”“阿伯”或“阿婶”,主人也会热情邀你“食茶”,并很快拿出“茶米”,泡出一壶浓茶。如果你能讲上几句客家话,主人更是把你当成“自家人”热情相待,“请食茶”成为招待客人的口头禅,食茶成了人们友谊的媒介。不管你是否是客家人,通过“食茶”,人们就有共同语言(客家人能用普通话与你交谈),身入其中的你,就会看到人山人海,劝茶款款,言笑晏晏。

从客家俗语“食茶”和“茶米”,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:客家人将茶和米视为同等重要,生活中缺一不可,因为,普通话说说的“吃饭”“喝茶”客家人都用“食”字表达。这正是:故乡人好茶米香,不辞长作客家人。后来,也曾路过几次磑头,只因没有“照相机”,未能留下早期“原汁原味”的土楼影像。直到十五年前,作为客语“翻译”的我陪朋友前往磑头,才有幸再次造访。

磑头村距县城约65公里。驱车进入县境内,有如在一座森林公园里旅行。当时,省道公路还是比较顺畅,穿过四周都是山的南坑,进入到没有船只的船场,越过山岭盘山公路,到了小小的山间盆地书洋,然后往龙岩方向行进,就来到梅林地界。车子继续在公路上颠簸,因为前一天下雨,双溪至磑头这段村道十分难走,汽车“龟速”而行,上坡直打滑,差2公里左右车已无法行进,只好徒步穿行于山道间,几度峰回路转,终于到达目的地。

趁他们在交谈慰问,我绕行土楼。经验还告诉我,到了“土楼人家”,只能吃了饭再回去。于是,我在楼内抢拍了几张照片,看到主人叫两个“后生仔”去楼前鱼塘捕鱼,我也趁机溜出大门,就近看了看几座土楼,频频按动了相机快门。据村民说,全村有20座土楼结构的四方形或圆形土楼。当地居民称圆楼为“圆寨”,方楼为“四角楼”。由于地理位置所至,在村部周围人口比较集中,仅油仔头、岭下、庵角三个小组就有8座土楼,其中,4座圆楼、3座方楼和1座半圆楼,站在磑头村山头往下看,耸立山间的土楼群,犹如“七星伴月”,令人遐想无穷。因时间关系,我没有登高觅景,至今还感到遗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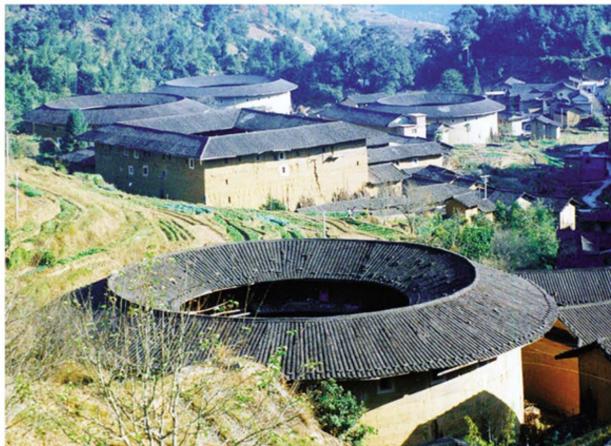
吃饭的时间到了,主人摆了一个方桌,当地人叫“八仙桌”,大得可以同时坐上十个人也不显得拥挤。记得上桌的菜都是“绿色食品”,如鲜香菇、木耳、笋干、菜干等山珍,活蹦乱跳的鱼是自己养的,淡红色的糯米酒是自家酿的。我不用“食”看就饱了,然而,我们也不是神仙,自然免不了俗。开始敬酒了,我们婉言“不食”,但还是抵挡不了主人的热情,尝了一点酒,否则会被认为看不起人家,而引起主人的不悦的。

有人说,“要到客家区域做客,得学会喝酒”,这话不无道理。每次到客家区域采风,总是有一种亲情的感觉,也总是会想起李白《客中行》诗句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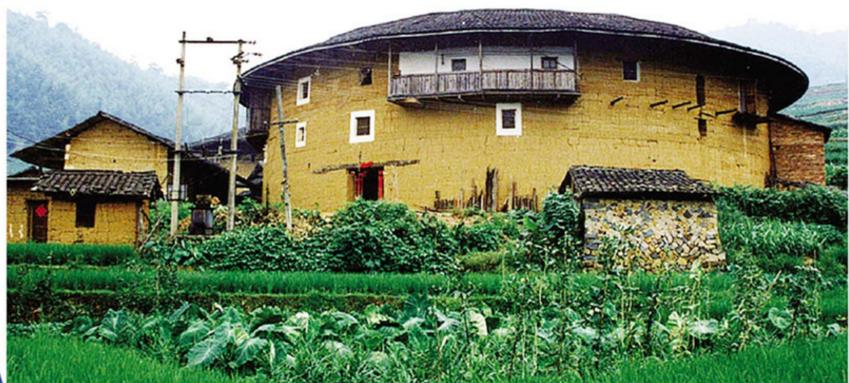
兰陵美酒郁金香,玉碗盛来琥珀光。

但使主人能醉客,不知何处是他乡。

此行,因路况原故出了一身酸汗,身心浸染了山水之灵气,心情无比愉悦。磑头村充满温馨的人本情怀,这种“情”包括了人文之情、客家之情……此情可以感染、可以传递,更可以传承。



磑头土楼群



磑头村华兴楼